

後漢書

八傳

漢書門			
二〇	一一	三三	四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九	二〇	二四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0	
冊數	20 (8)		
函號	279	7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賢融列傳第十三

後漢書二十三

南宋范曄撰 唐懷素子賢注 明汪文盛 清徐傳 汝舟校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
封章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融高祖父宣帝特以吏二千

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莽明

將軍莽族主後東擊翟義還攻槐里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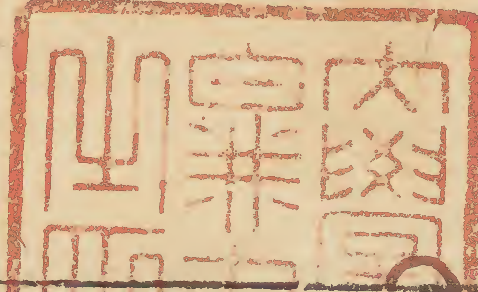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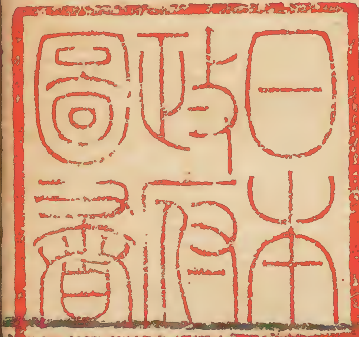
封王邑其軍也見前書以軍功封建武男東觀記續漢書女弟為大

姪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脩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

師王匡匡王莽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

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

波水將軍前書晉書中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



日一作自

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薦融為鉅
 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
 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
 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
 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
 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兄弟皆然
 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權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圖謀也萌為
 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
 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
 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
吏後也今羗中有姓庫音
合云承鈞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
叔之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音
之後也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

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羗胡
 中斗峻絕也前書
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能自守權鈞力蘇
 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
 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
 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
 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
 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
 辛彤為敦煌太守庫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
 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
 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羗胡犯
 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起敵不失每輒自破
 之其後匈奴懲懲創也說文
云以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羗胡皆震

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遷
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
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
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
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
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唯
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
曰以利合為從以威執相為曰橫王有南越故曰尉作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
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為嚮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前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
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

實錄

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湯數之標季涉三下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亦精了識漢家曆運中哀當再受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
字真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父莽末道士西門君
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竟被殺出謂百姓觀
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臬著臬露也智者所共見也
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
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始未能當
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
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
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
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
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

後漢書

卷三

三

疆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
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焉
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
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謂通曰與楚即漢捷以
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
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
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
議者必有任器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器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作治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也此為七郡也二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
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

賈融

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
一作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
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十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
歷將帥假猶濫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
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
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
之權任器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
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
為頌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異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
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
區友至高平高平今京州縣也會器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
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文書所以尉藉

賈融

之甚備尉籍解見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充會之際國家不利

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田邪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

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

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恚之間恚改節易圖君

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委成功造難就委棄去從義為

橫謀去後背山東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始執事

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融竊痛之當今

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

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數

矣感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夫負虛交而易強

禦侍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強也恃公孫也未見其利也

實融

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安功今以小敵

大於衆何如言危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遠且初事本朝

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也禮君也及遣伯春垂

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

何留子謂見在之子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

生人轉於溝壑對伯春故曰留之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

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

復重於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

充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

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憂

人大過以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為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

獻唯將軍省焉置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

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

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每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魏其侯

列傳寶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

出自寶氏出生也亦雅曰男子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

其一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寶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

奉師傳長君寶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

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驕人見前書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此皇太后神靈上

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

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

書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貴自知失河西之助族

或作懿也

實融

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其心轉相劫搆而結構以成

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乃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

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盡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

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

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

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

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

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滿

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

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

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也解所假將軍印綬七

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

嬰報怨殺屬國

後漢正

後漢正

後漢正

後漢正

後漢正

後漢正

侯王徽等魯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

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兩道斷

且囑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各屬威郡今涼州縣也西

後人音訛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

車駕當西臣馳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厲

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

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

百步為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社預注左傳雖承威靈宜

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

執排逆排逆謂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

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之囂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

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囂囂融率五郡

五郡

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小月氏一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

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涼州郡融先遣從事問會

見儀適儀言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

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

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

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

以安豐陽泉莫多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

安國及陽泉故城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

侯顯親縣故城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

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襄義

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

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

後漢書

位又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
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數執謙退何不曉
人意免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
奏事京師官為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
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
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
拜為異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
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畢恭已甚帝以此
愈親厚之融小心又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
達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曰之子又上疏曰臣融年五
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
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慎循道不頌其有

實融

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
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遂逃匿而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
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日者猶
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
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
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
興行衛尉事杜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
尉兄弟並典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安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
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
即其卧内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内黃公主代友為城門
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疆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
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實

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公六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

即將有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

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此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

羌傳帝由是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

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為丞相備會竇嬰之罪使至未幾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

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

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潁川屬託郡縣干亂政

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

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

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宦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

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追還會融卒

實錄

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

自高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

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

唯勲以此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

俱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入與小孫一

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

奉融後和帝幼為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

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拔卒

兩以投天隙之間隙遂蟬蛻王侯之尊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微至貴也蛻

稅音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

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

帝不納故常向帝恭順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

似若不得已然者也

後漢書卷之三

無是多談子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子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好覽

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

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續漢志曰宣帝命申郎將騎比二千石後坐從

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

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西曉知邊事也十五年冬

拜為奉車都尉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以騎都尉耿忠為副忠奔謁

者僕射耿秉為騎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後事司馬並出

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敢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

案煌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高盧川即其地也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

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馬騎出居延塞居延在

今甘州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彤度遼將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

賈固

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關塞高關山名在朔方北騎都尉來

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

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

即祈連山也在今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祈羅漫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

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淩悉海在今庭川蒲昌縣東南也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

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耿秉秦彭絕漠六百

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

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元為庶人時諸將

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

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令去符皆受固之節度固遂

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

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割之血流指肅宗即

間進之於

回

肅宗即

位以公主修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
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
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
明年復代馬防為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
貲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
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勲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
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
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益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
不畏憚憲侍宮掖聲執遂以賤直請奪心水公主園田

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
對陰喝猶噓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嗚音烏故反後發覺帝大怒乃召

實憲

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

趙高解見靈帝紀又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傳鄧疊三

人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喻後故使更相糾察也傳陰與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

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切切猶勤勤也今貴主尚見

狂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鳥子生而啄者曰雛憲

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

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

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

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

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

尊崇之以為太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

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

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今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

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解反眦音仕懈反廣雅睚裂也或謂裂眦瞋

目貌史記曰范睢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勲獄憲遂

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家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并孫章之子

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

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屯

宿衛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

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

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

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二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今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也以執金吾

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五營見續漢志黎陽雍營

優賞憲

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

雍縣以京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

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

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涵夷谷度遼

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

萬騎出柶陽塞柶陽在五原郡柶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

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

呼衍其號因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

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

海匈奴中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

餘萬頭橐音託於是温犢湏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

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

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

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

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

理兵於朔方左傳曰小國有述職大有職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

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

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雲

輜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輜言多也勤以八陣莅以威神法陣圖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遂陵高關下

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沙土曰漠直度曰絕斬温禺以鬻鼓血尸逐以

染鏑温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鬻鏑刃也然後四校橫徂星

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

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肩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各名肩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城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匈奴地月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上以據

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

大漢之天聲高祖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始開也天聲雷震之聲耳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揚雄曰以

德其辭曰

鏢王師兮征荒裔鏢美也詩曰於鏢王師尊養特梅勦凶虜兮截海外絕

建隆竭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負者謂之碣亦碣也協韻音其例反熙帝載兮振萬世

截整齊也詩云相土裂裂海外有截負其貌兮亘地界亘貌皆遠也封神丘兮

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德不德是以有

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大也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揚雄曰以

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其辭曰

鏢王師兮征荒裔鏢美也詩曰於鏢王師尊養特梅勦凶虜兮截海外絕

建隆竭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負者謂之碣亦碣也協韻音其例反熙帝載兮振萬世

截整齊也詩云相土裂裂海外有截負其貌兮亘地界亘貌皆遠也封神丘兮

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其辭曰

鏢王師兮征荒裔鏢美也詩曰於鏢王師尊養特梅勦凶虜兮截海外絕

建隆竭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負者謂之碣亦碣也協韻音其例反熙帝載兮振萬世

截整齊也詩云相土裂裂海外有截負其貌兮亘地界亘貌皆遠也封神丘兮

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德不德是以有

師

熊黃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帝憲乃班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
 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
 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官國威信致
 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脩呼韓邪故事保國安
 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其泉官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單于
 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
 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
 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
 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
 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
 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人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反御屬二十二人也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

塞憲字者

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
 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府庫勞賜
 吏士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為衛尉景環皆侍中憲奉車都
 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
 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家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鄼侯景汝陽侯環
 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
 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詣
 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
 護軍班固行中即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單
 于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

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
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
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橫為
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
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鄧由是
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見
禮依三公景為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
俱驕縱而景為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執侵陵小人漢官儀曰
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容及緹騎並為緹橫也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
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
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為
魏郡遷潁川太守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

竇氏

父霸為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瓌弟嘉少府其為侍
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
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擊
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皆相交結
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
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
為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
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
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
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
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
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脩不被逼迫明年坐

假貧人稟給也假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

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

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

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二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

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

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

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

表飲馬北觀之曲銘石負鼎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蕪茂於

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降損實也是以下

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若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六二三

竇憲

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謂衛霍

及憲也皆緣椒房幄幄之恩耳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

奴之生無益焉足矣安得封侯哉竇將軍念咎之日謂大丘閉之南乃庸力之

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鳴一鳴也何意刻衣膏腴享崇號乎

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

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琰以為心支計也亦何可

計言其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與

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居貧蓬戶蔬食

論語顏回飯蔬食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鄧珍

孫聞其名請欲與文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

多也

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臧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

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

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

皇后並為貴人擢章為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遷

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

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

早卒帝進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為之辭貴人

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

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

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楚詞曰惘惘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提契河右

奉圖歸忠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於漢也子孟孫明邊伐北開西叶韻憲實

竇章

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錐別折鼎

王靈以宣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此覆公餗也

竇融列傳第十三

多漢正

列傳十三

三

馬援列傳第十四

後漢書二十四

南宋范曄讚唐皇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潑傳汝舟校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

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權里曾祖父通以功封重

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

已謀反伏誅故援再世不顯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事見前書

援三兄況余貧東觀記曰况字君平仲生援並有才能王莽

時皆為二千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按尉員增山連率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

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事穎川滿昌曰乃

辭况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况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况欲就邊郡畜牧

也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從其所請

也。會況卒，援行服，其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廬，舍也。後為都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而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帥，令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援為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及莽敗，援兄貲時為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

馬援

位員先詣洛陽，帝遣貲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說文曰：閭，閭也。在蜀，注左傳：閭閻也。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關之東西謂之禪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解在公孫述傳：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也。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補食也。史記周公誠伯，食曰：吾一沐三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言若布帛，脩飾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備人形，禮記為備者，不仁。鄭玄云：備，備人也有。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面目，幾發有似於生人也。備音勇。

後漢書

馬援

因辭歸謂翬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編欲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

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翬使援奉書洛陽援至

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

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

亦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仕之臣亦擇君而事之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

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

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橫坐故云簡易也帝復笑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盜猶竊也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

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

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

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范曄傳也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

馬援

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

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

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翬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

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勤如節度

又不喜飲酒器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

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

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

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

故曰援數以書記責譬言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

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

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不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

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

後漢書

馬援

三

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陟利反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

耻也故敢觸冒罪已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

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頭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

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

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於上怨毒之情遂

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

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

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

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

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異南天水

也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

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為天下

申

馬援

所指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

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

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

過存伯春存猶開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

見吉欲問伯春無它不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

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

不自知其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備閔不過夫孝於其親

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

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城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才不奏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

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

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

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子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

問

孟子痛不

也令更共陸陸陸陸猶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平若復責以

重質當安後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

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男兒溺死何傷

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

老大入大人謂共說季孟君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

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

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

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

族乎為反腰音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

矣以食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

西州言接商朝廷允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接不得

父留願急賜報廣竟不谷八年帝自西征漆縣屬

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允行貌

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

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五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

一覽第一解見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

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

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廼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

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

參差天二十四

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冠鈔拒浩疊隘浩疊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

也疊者水流夾山門前岸深若門也詩曰鳥驚在援與揚武將軍馬

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援乃

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

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

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

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

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

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塗遠多寇議欲

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無塊灌漑流通如今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

州皇水縣取其名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

武威太守東觀記曰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客入歸者三

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

小障也一日小城字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

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述來降

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

餘人擊之至武道縣武道縣屬龍西郡羌在山上援軍據便

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

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

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

事援輒曰此承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丞頗

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

事耳後之貌傍縣嘗有執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

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

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即燒羌也曉狄道長歸守寺

舍曉喻也寺舍宮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良甚也後稍定郡中服之

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

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

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難接一一解

進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二寸色埋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

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

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

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

馬援

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也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

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

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遠

皖侯劉闓自稱南嶽大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

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

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者鹿冷縣維將之女也嫁為朱焉人詩云妻甚

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爾璽書拜援伏波將

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折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卑令印卑字為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入下羊印一縣長吏印文不

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以扶樂侯劉隆為

副扶樂縣名屬元真郡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

志病卒詔援奔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刊除

後漢書

列傳五十四

二

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
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
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養冷縣及馬援封
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醢酒
詩曰醢酒有藟毛葦注云以苙曰醢醢音所宜反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
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
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
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
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
鳶跼跼隨水中鳶鴟也跼跼貌也卧念少游平生時語
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
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糶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
馬援

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
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冷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
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奏言西于懸戶有三萬二
千西于縣屬交趾郡故城在今交之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也請分為封溪
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郡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
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駁乖與越
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越
各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賜援兵
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
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
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
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

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

垂頭於大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

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

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

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

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東門姓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

京名也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

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多

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額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

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細密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腫欲小季

助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馬高三

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韉音居奇反

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名有計謀於

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入邪昔伏波將

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珠崖儋海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

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異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

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

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異曰諒為烈士當

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林

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襄國

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入

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
 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
 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
 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婿
 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
 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敬
 進不謂之退不敬退不問不敬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
 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鄯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雒溪橫酉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雜作熊橫作朗無作武在今辰州界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
 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
 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哉是翁矍音許縛反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

馬援

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
 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
 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左右或
 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與子弟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
 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三月到武陵臨鄉也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
 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
雋音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壺頭山名也在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
郡充音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
 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搃持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
 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舩不得上會暑甚
 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

後漢書

卷之六

六

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能大云是援之餘靈也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

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

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入

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

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

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

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

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以援性遂因事陷

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音許更反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

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

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旃衿

結襜申父母之戒說文曰衿交衿也詩云親結其縈毛裳注云襜婦人之帶也女掖衿結脫爾雅曰縈綾也郭璞注曰由今之香澱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也欲使汝曹不忘之

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

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

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

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

尚類鶩者也鶩鴨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

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

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

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佐人上書訟

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

後漢書

杜季良

龍伯高

一本作侯侯

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
 松固以訟書及接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
 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
今名固由此權拜零陵太守州也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
 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障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
 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
 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
 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
 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槁葬而已藁也與纒同藁草也以不歸葬故稱藁
 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
 馬援

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
 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且為君也採其一
 美不求備於衆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夫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故高祖赦蒯通而
 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
 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
 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言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
 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末規
 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末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簧類善也竊見故伏波將軍
 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間關猶觸崎嶇也觸
 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
 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新止之王曰許縮為我呪曰若入不出請殉寡人以首周新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

卷之四

馬援

一

則之泉而狗臣以鼠首可乎縮之首猶鼠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狗王以首竊為王不用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八臣出萬死不顧一難謂使隗囂也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徽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異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涌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規負也孫子曰戰如轉負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遂救倒懸之急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二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存幾亡之城幾音祈兵全師進因糧敵入隴異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鋸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吐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恨也遂斬滅微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皆屬交州間復西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

馬援

夫

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父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僵仆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大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失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詐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昊昊天也以與

後漢書

卷之四

二

朱勃

歸

吳天制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其言
 其言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其言
 僅豎無知也高祖曰賢儒幾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
 除公羊傳曰夏城項執城之齊城之曷為不言齊威為桓聖王之祀
 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
 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縹布哭彭
 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案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及梟日月
 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
 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
 者之服也矩步者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
 回旅皆中規矩辭言嫺雅司馬相如曰雍容嫺雅援裁知書見
 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
 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

馬援

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北前音及援為將
 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
 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
 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今丞縣人故雲陽令朱
 懷旌善之心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初援兄子壻王
 以其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磐子石石磐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
 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
 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
 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
 長者謂豪俠俠也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
 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
 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建武之

卷之三

馬援

容

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
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
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
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與祖不禮趙王高耻之置入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習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玄照夜入廟待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帝怒乃下
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
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
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刻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以椒房故獨不
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
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封樹起祠堂建初
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
廖防光客鄉客鄉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

馬援

客常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鄉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
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鄉字焉張儀虞卿並為客鄉

故取名焉援卒後客鄉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

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非以干湯光武與然

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實固梁松王磐呂种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

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少矣夫利不在

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

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怨自鑒其情亦明

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帥廖不得嗣爵

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

後漢書

列傳五

七

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喜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緩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納為夏服元帝約首效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戒郊祭及武樂等入駿也然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遠上所命從厥攸好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當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此誠上合天心

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弋締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娶葬埋過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幃帳去錦繡乘真布緣綿繒而已成帝少趙飛燕哀帝以董賢為儉並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卦九三爻詞也巽下震上不終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德之象又六體允允為毀折後將上曰羞辱也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於人心薰天地若心猶蒸也言芳乎况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太后深納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必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之朝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名盡心納忠不胥毀譽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

山齊一四

太后崩後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
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
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元也後詔還廖京師永
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賙賻使者弔祭王主
會喪謚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
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即位
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
皆反羌乘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
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
之軍到翼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
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

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植幡幟揚言大兵旦
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
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
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
望曲谷鄯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
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
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
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
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
駿追之反為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
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布橋迫急
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

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解見音帝紀于鉅為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

馬防

過

以

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北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過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憊也以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文公子渭陽也光為入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帝哀慟感傷形骸骨立帝如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又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封後憲奴

後漢書

卷五十四

光

誣光與憲通自殺

東觀記曰奴名王當初竇氏有事王當亡松從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家屬歸

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為翟

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

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永

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

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

嚴字威鄉父余王莽時為楊州牧嚴少孤

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壻父

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

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後車駕東征過

梧安乃將元弟西嚴年十三至維揚而好擊劍習騎射嚴後其故

留寄即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

春秋左氏

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

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宗

師大人咸器異之

大人長者之稱也

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

家事第敦字孺鄉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陸居

鉅下

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

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鄉明德皇后

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

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

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闈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

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

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

西河美稷

美稷縣名

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

之將軍勅嚴過武庫祭蚩尤

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

帝親御阿閣

阿曲也

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即位

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為郎

鱣音時

令勸學省中勸免

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 其冬有日食之灾嚴上封事曰臣聞

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尚書咎繇之詞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

已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仲反不即垂頭塞耳

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鮪揚州刺史倪說倪音五芳涼

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又選舉不實曾

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

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

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察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史

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

名罔養猶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

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

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少烈則人望而

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

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

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

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廬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

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

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

後漢書

嚴

嚴

水火

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
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勅
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
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
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
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
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謂固仇嚴
轉融留續
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
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筭術劉徽九章筭術曰方田第一粟米
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
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
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駸馬陵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

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掖屬國都尉建初中仕功曹與

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

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

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稜在廣陵
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相十餘萬斛

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

竇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賊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

年江湖多劇賊以稜為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

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

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異隴南靜路越西暑燒種徂年已流

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之二趣防遂驕陵左氏
傳曰

宋正考甫三命益益恭一命而復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馬援列傳第十四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後漢書二十五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敷傳汝舟校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

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習詩禮及歷筭究

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

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記曰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

辭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

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

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

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

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密令洛州密縣

也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諄諄爾諄諄音之順反舉善而教口

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家語曰宓子賤為單父宰人不敢欺入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入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入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救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入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善善吏歲時遺之禮也入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

卓茂

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父之吏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漢書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部一人部一州勸課農桑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遷茂為京部丞密入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無負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東身自

卓茂

卓茂

卓茂

孔休 蔡勳
劉宣 初
龔勝 初

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

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受殷賢臣

武王入殷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間表旌顯也閔里門也事見史記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

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矣賜几杖車馬衣一龍絮絮五

百斤單復具謂之襲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

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子崇嗣徙封況鄉侯官至大司農沉鄉在琅邪郡不其縣崇卒子蔡

嗣蔡音丑金反又所金反蔡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

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

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

泉哀帝相守新都令新都縣也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

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

卓茂

襲

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

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

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龔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為上

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豈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鄉首嬰城者相望虓虎怒也

詩曰闕如虓虎嬰城言以城自嬰繞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偬窮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

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猶專一也書時已七十餘

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

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耻以招賢者得郭隗為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蘊積也

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

而不校鄰於怨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傾公為楚所滅
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
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筦之法以
窮工商故曰權數父某建
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
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賻
貨財曰賻乃歸服喪禮過成人
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高祖時魯閉
申公詩也
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
趙喜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問遺恭憐
也
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
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
乃始為郡吏太傅趙喜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
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與音
豫也喜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

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
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
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
史泣涕共留之續漢志曰縣
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
恭貫不問貫寬貸也
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蝗傷
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
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
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
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夕
住反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
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堅子
有仁心此三異也父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

三異

豎

後漢書

列傳

四

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機勞
日君以各德又屈中牟物產之化流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
 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
 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充異
 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扣帝初立議遣車
 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
 親勞聖思日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為人除
 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
 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
 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
 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
 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言
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巧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
 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
 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
 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
 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善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我故戰役人父子子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
 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故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
 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
 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
 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

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此卦辭也孚

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孚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言甘雨蒲我之缶誠來有

我而吉已北卦坤下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蒲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

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

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

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

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彤取東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乎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為庶人也

白山之難不絕如紕白山即天山也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紕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

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

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柰

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

足度音大各反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

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

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

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

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

恭輒言其便無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

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

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

群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賂曰購其

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

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黄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

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
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十五年

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也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

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
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憂

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
時令言順月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必行事也

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子孟夏而
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月令孟夏

殘

賈桀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極必當其位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

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

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
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東觀記曰五月始封用事始及即連捕之

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王卦

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

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
飢流冗元散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

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

後漢書

卷五

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人傷於疫大陵之氣為害

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識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又

繫故特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

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

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

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

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

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

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皆且自有時也其變者唯正

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羔駝以達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駝以雞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曰牲徽號器械之名也器械禮義之器及甲兵也故

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

用龍以喻陽氣易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

煦嗟萬物養其根芟芟草根也芟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

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言五月微陰

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

帝深惟古入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

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

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

異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

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

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

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



獄緩死易中孚象詞也稽覽圖中孚十一月卦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

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報謂奏請報決也

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

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恭性謙退奏議

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

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

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不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遂杜絕交游

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

五經以魚豢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

大司農劉寬舉不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不在高第除為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

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

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

時移住學宮不止不聽學宮謂學舍也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

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

喪大記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修

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

不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持被引見難問經傳

談

後漢書

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還東

郡太守不在二郡為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

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等皆備惟極近臣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暮後坐稟

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

時侍中賈逵薦不道執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

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

不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不因上疏曰臣以愚頑

顯備大位大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

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

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

權秤錘衡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

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

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

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脩思來淳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時惟

帝其難之是相識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三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

書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

解人文則化成可為也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

罪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於芻蕘也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

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

者大將軍鄧隲舉不冉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

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為鉅

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

書

乃罷之。吏或相毀訐，霸輒稱亡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諳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乃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藝利之事也。偶侯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崎寬之宜反。

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

不校。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將

軍梁。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東海王疆曾與也。

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

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

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入

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

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平，與人。靈帝頗

好學，執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為酒所加也。

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卷之五十五

○寬須臾遣人視奴
疑必自殺顧左右曰
此人也罵言畜產

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
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澡手
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迂久猶大醉而還良久也客
不堪之罵曰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
令恚伺當朝會裝嚴訖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
出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
稱為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假頰為
大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
策黃巾逆謀先策謂以事上聞封還鄉侯六百戶録音中
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
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替白卓魯款款情慈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外

不捕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後漢書

列傳

十五

伏侯宋蔡馮趙牟常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受盛高澂傳汝舟校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

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

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為高密王寬

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湛性孝友少傳

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

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使督大姦遷後

隊屬正王莽改河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

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

徹膳禮記曰年穀不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鹿麴糲糲米也

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糶率三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

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糶也

後漢書二十六

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

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

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

幹主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

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

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

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

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邾伐

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書曰

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鈞援與爾臨

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鈞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偃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

援

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政而後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

命候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

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

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

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

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

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

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

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

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

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

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

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鄉等

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州厭次縣也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

鄉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

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遠顛沛猶是歲奏行鄉飲

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

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

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

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

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

東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

大湛

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隊屬正也吏人

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

微過斥退又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

貌堂堂國之光暉堂堂盛也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髮屬志

白首不衰髮謂童子並髮也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

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口反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

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

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而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

柱石尚書太傅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慙不足以知宰相之才

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

之彌

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

後漢書

卷之六

十一

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
 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
九州共
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
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
 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目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
 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翁翁嗣
 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
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
 允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
 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
 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
之書也
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
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
 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魏曰

伏侯

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
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
 質交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
 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
 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
盛字伯明仕郡督郵建武二

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
 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
 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
 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
 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
聖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
 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
 散於昆陽王即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
趙之地大彤

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
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
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
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
怖獲索賊右師即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為古張步遣使隨隆
東觀記步遣其上書獻鰓魚郭璞注王蒼云鰓似蛤偏著石
緣孫昱隨之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
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
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
音異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
步貪受王爵兗豫未決允音以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
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

伏隆

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閭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
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
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
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陛下與皇后太子永
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
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
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恨不且
卧起操持節鬣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
許而邊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
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
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家以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

漢書

卷六

五

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一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

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

講東觀記曰從鐘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

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日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廣川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

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家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

為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糾案執位者

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及王莽

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

者俠盛荆州刺史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

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

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

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

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

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

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

日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

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

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

侯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畫拜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朕以軍師暴露

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

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

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

為太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

韓歆

歐陽歆
戴涉
蔡茂
王况
馮勤

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瑯公孫述
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
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大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
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厭音反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
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
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况王音肅魏郡馮勤皆得薨
位况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化人遷司徒四
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永平中兼太
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侯霸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

桓譚

○即

以不附董賢遠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
時為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
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病獲免光武即位
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狗邑侯音狗
洵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
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
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洽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此為疏達不能洽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
駟於是召譚拜議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琴聲弘
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
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
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

後漢書

卷六

七

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及猶繼也弘當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

宋弘

言無罪狀河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實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遼將軍為東平王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大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頻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隳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克而終朝廷愍悼悼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系羔羊之絜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

後漢書

卷六

減膳食從於公事
行步委蛇自得子則字元矩為鄢陵令亦有名迹按同郡常

著扶風法直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君頭共弩射蒼君頭

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怒之潁川荀

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

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
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

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

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本也君子以之

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
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

宋弘止斂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淮賢不
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

宋弘蔡茂

策陳灾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

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

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

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

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

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

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

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

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

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

用繩墨論
章程也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
曰釋斤斧之用也近湖陽公主

奴殺入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官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

後漢書

列傳

九

郭賀

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
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
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
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也建武二十年代
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
二賜東園梓棺賻贈其厚東園署名各上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
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
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臣
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
有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衮畫為龍龍首衮然故言衮衮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旬月而
茂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鄉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

蔡茂

並脩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
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
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鄉忠
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
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衮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也天子十二旒旒上公九旒勅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
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
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畫殿借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
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
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天常自耻短陋恐子孫
之似也東觀記偃為繁陽令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

後漢書

卷之六

七

八歲善計計筭術也初為太守鈺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

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

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音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

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

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

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

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

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

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揚揚素有譏

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爾書曰崇山

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黃鉞

馮勤

一下無處所鉞斧也尚書辨流共工於幽州放驩於崇山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

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

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

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

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

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

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

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訾量也此之忠臣

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

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

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

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

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燕見前殿帝悼惜之使

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後漢書卷六十四

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賙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

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

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

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薨奉公主之祀奮

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也臣賈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

未知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

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

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

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

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

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

趙熹

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

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

栗言小也禮記曰天地之性角爾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請舞陰而李

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

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故以熹比之會王

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為五威偏將軍使

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還拜

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

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

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彊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

熹責其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風俗身自推之

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

後漢書

列傳十六

七

免既入丹水

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

遇更始親屬皆裸跣

塗炭飢困不能前

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

熹見之悲感所裝縑

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

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為疑

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

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熹守簡陽侯相

意不肯受兵

東觀記曰勃熹從騎都尉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單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

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壁呼城中大夫示以

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

牧奏熹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

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并

兼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

趙熹

女奴收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

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

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法律不可

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貫出子

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其

涖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

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

是擢舉義行誅鋤女奴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

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

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

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

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

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來入朝帝令熹典
邊事思為義長規也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
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入於常山居庸關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
之令也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
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
莽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
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
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
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元
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老中山相薛修事不實修光武子
中山王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
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

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
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
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
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
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
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
心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
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大夏侯名勝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
司徒舉為茂才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
豐令徐州縣也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

物

後漢書

列傳

古

范遷字子廬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

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鮒陽鴻為大

司農鮒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

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

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仗恭為司空恭字叔齊伏

也見東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

代趙憲為太尉與憲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

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

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

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賞

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

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

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

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

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

徵為左中即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

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

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

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

臣中宗宣宗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

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

為鄼侯建初二年己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

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寘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

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

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孝經緯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

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孟孟公綽性寡

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簡工治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舒上疏曰鍛鍊而周內之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

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

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處以世承二帝更化之

後多以苛刻為能二帝光武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成置夏

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

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

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

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

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

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特有

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監雷夫捷急之對雷夫官名

上林登虎園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

文帝拜雷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魯不能出口豈効

比雷夫葉栗利口捷急哉文帝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

曰善遂不拜雷夫為上林令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

書曰周勃未疆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

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藏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常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

十萬布百匹穀二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常鄉子族子義義字李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李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鄉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宿音力救反豹曰大馬齒衰旅力已劣旅衆也尚書曰蕃旅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眊滯疾不堪眩風疾也眊亂也謂視不明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跌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其陵陳二縣令其陵故城在今具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

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
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
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
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
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
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
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
就徵、敦猶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武既誅、海內
多怨、欲借寵特賢以為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
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疆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
既解幅巾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
又後妻憐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耻之、

書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北奮庸熊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為五原太守霸為淮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也弘、竇、賈、體、遂、願要降司徒伏公仁、不、忘、本、謂不忘糟糠妻也憲、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
哀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第十六

後漢書

列傳十六

六

湛丹良林丹良宮均典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南宋范擘撰唐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徽傳汝舟交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

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

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

為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

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

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

人千石秦官武帝用會同竝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

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

也雜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

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

後漢書

列傳十七

二十七

書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布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

井其器物故通謂生之具為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符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袁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

續漢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

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甕為擔今江六年卒於官帝敏

惜之除子彪為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

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及在

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

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

可乎成哀問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

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

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門也主簿進曰明府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

禮下公門軼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輅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軼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軼謂小虎也

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

貌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也

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本名即中令秦官武帝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即中從官光

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

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

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一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

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

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

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真州清河人帝彊起湛以代之湛

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

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

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

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墮嬾苟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嬾與嬾同邑音力豐反

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

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

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

性方潔疾惡彊高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

謙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謙出自機杼遵聞而有

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

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會前將軍

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

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

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

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

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

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

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穎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

管仲貧困嘗數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

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合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

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故知全者鮮

後漢書
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與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勝之從尼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

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

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即謂龜汲司徒之歸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恢

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

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

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楊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

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

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此

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

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

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

者疆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

衣帛魯人以為美談文子馬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食

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當

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當

帝時為丞相漢黜曰必三公
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爭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

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其疏薄良妻

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

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

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

不偽矣介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也察杜林傳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間為

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

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敬女也鄴從敬子林從

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

舊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初為郡吏王莽

杜林

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子真等後音七倫反將細弱俱

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按直紙反

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赤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

今將軍以數千之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

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

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

祿食囂復欲令疆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蓋伯夷

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

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今且從師友之位須

後漢書

七

五

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
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揚賢於
隴坻渡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
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
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
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
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
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
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
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鄉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
子三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傳廣也洽備記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
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
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閭然
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

注林

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
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
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
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
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
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
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
曰當今政卑
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其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
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諭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
不所忘不忘率由舊章宜
如舊章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
遂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
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
郎將皆管卿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

後漢書

卷

六

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

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宜增

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

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悅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

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教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

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

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撲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為圓斲彫而為撲號為網漏吞舟之魚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

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

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讞非其本罪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

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

上下相遁為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臣愚以為宜如舊

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

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傳從駕南巡待時諸王傳數被引命

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

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

以道上稟假有餘若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

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

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公疾子

孫必復其始左氏傳魯大夫辛廖之言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冊

水長冊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

後漢書

七

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

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為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

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

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

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

鬻賣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繻出也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死人陳兆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嘆曰丹

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轡赤衡軛既至京師常為

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

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

杜林

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

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

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張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

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

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

歎曰昔明王興化鄉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

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

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

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

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隲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

後漢書

列傳

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
 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
 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
 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
 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
 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
 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相士虞丘相楚之相楚上下和
 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
 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
 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
 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
 丹出典
 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
 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郭丹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歲日與
 掾史入賀門下塚王望舉觴上壽謔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
 齊郡數亂遭離盜賊不聞鷄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
 盜賊咸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
 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謔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
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廢國之今良曹尚無縹望曰曹情願自無縹望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鰥魚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取以言受進終不
 肯謂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
 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
 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庶恪
 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著老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
 書疾尚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
 絕矣憂責深大絕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

後漢書

列傳十七

九

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徐辰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
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曾大夫臧孫辰也時
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
文仲其竊位者數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
敢秉愚瞽犯
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
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
試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見前書今以良為議
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
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留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
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
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帝雖赦匡
猶左轉良為即立長即立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
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徒直仍舊中興每處大議輒據經
典不希旨偶俗以徵時譽希猶瞻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
吳良

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為

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

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

主淫其不還求素得宮欲答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之門下生徒禁止因留之師不受宮因棄之入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

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肆力耕種木禾將熟人有

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

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

卓

後漢書卷七

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

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

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哀歎賜以冢地妻上

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官子疊官至齊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東觀記曰均

為縣游飲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

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捨棄兄感其言

遂為庶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

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家後隨護視暇給之常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

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請將詣門論許既至卒不能屈

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

承旨已

毛義

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東

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元和元年詔告瀘江太守東平相

是失問均所苦賜以所積錢布曰以右義瀘江人動均東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

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

獲遜讓比徵辭病淳絜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

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其賜均義穀各

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

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若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明年

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

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桓

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

卷之三

傳

二

弟子自遠方至

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

建和初四

府表薦

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鸞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

帝公車徵對策

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

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增而深之非所以

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墨子曰堯舜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未隊不斲飯土蓋獸土劔糲梁之飯藜藿之美夏

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宮室苑囿無所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

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

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

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

通典

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禍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

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我帝時同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

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傳日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

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

從頃之轉大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

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

進七為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

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

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

位上列謂之烏春秋元命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

包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

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

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

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

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

趙溫
趙藻

後漢二

通典

通典

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郿侯郿音墨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擄掠禁省劫帝幸北鵠外內隔絕傕素疑温不與已同乃內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温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啗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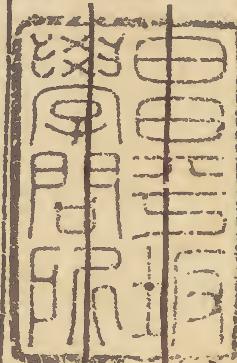
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匪皆之際以成千鈞之難雖實難傳三十斤為鉤言其重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天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龜大不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温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謂棄郡奔喪以和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音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張溫 王再王良 趙典 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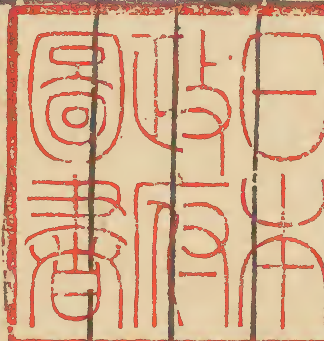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列傳十七

十三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文化丙寅



